

南越解放军奇袭峴港，朱来后，广南省的美国鬼子及其走狗恐惧万分。

广南省驻有将近四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第二师。但是他们始终被置于当地的局势。

面对解放武装力量日益猛烈的进攻，十二月初，美国强盗及其走狗被迫制订了一个冒险的计划。这就是：出动大批美军和空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行军”，妄图把游击队赶出协德、越安、桂山等地区，借以解除它们被包围要受到威胁。这个“行军”计划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指挥官和空军第一师的指挥官制订，并由美国少将李德豪直接指挥。



越南南方通讯

声威远震的同阳大捷

美国强盗满以为，解放军经过两天的连续战斗，一定已经疲惫万状。于是他们极冒险地妄图让美军出阵，既乐得将个解放范围中的伪军的名声，又可“散住”解放军和游击队“猴猴”一顿。

十二月九日中午和下午，他们多次用直升飞机把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朱来运到桂山、越安和安里。美国强盗竟至急不可待地匆匆忙忙为它们这个所谓“三头蛇”大肆吹嘘，它们气焰嚣张地宣称：“南越军队（即伪军）和美国军队已在两个半月形地带把共产党的一团紧密团结住”。其实这时，十二月九日在桂山、越安和安里着陆的美国军队，却整天龟缩在他们的宿营地，甚至不敢外出半步。

但是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士们却不让人有一刻喘息。当天晚上，他们就像一把尖刀，猛插向驻在安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歼灭美军五十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并击落了架前来救援的美国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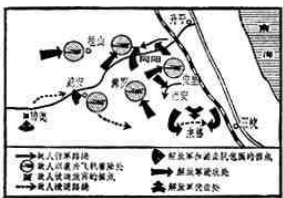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日，美国强盗的指挥官们，阴谋把停在沿海海面的美国第七舰队舰上的士兵增派到那里，与桂山、安里的美国同阳北面的伪军相配合，然后分兵几路，向一号公路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但是，敌人这个恶毒阴谋早被解放军识破，并已经准备好它粉碎。

十二月十日清晨，当直升飞机刚刚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空运到佛罗罗港，解放军立即就把它打得落花流水，一百五十个美国强盗当场跌在阵地上，其他的美国强盗也死尸一样躺作一堆，直到当天夜晚才能聚集起来。

十二月十一日，一批美军在桂山西南面靠近美军“收获月”指挥部的地方进行搜索，当他们正越在没膝的泥沼中时，也遭到解放军的暴雨一般的袭击。美军指挥官和一些士兵立即撤退。

在假朝战中血债累累的美军军官依恩，当他乘坐直升飞机在阵地上进行观察时，被解放军的机关枪打断了腿。而这一次“行军”的总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李德豪，也由于遭了几次惨败，以至在整个同阳战役还未结束就被西贡的美国头目撤职。

十二月十二日，狂狂的美国指挥官们竟然从关岛出动B-52型战略轰炸机，对同阳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妄图以“钢铁优势”来压倒解放军。



十二月十二日，狂狂的美国指挥官们竟然从关岛出动B-52型战略轰炸机，对同阳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妄图以“钢铁优势”来压倒解放军。

美国强盗自以为胜利在握，得意洋洋，给这次“行军”安了一个胜利嚣张的名字：“收获月”。而伪军，俯伏美国主子的亲临指挥，也狂妄地把这次“行军”定名为“十八连环行军”。但是，正如法新社指出，美伪集团的这次大规模“行军”，一开头就因“被迫提前行动”而宣告失败。它们不仅“连环”不起来，而且只能“收获”到一连串可耻的惨重失败。

同阳风雷起

十二月八日，伪军第十一别动营在升平一越安路上走一步探一步地前进。一个中队只能前进大约一公里。越接近同阳，这支伪军就越被恐惧和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中午十二时整，伪军第十一别动营绝大部分已经进入同阳一越安之间的路上。霎时间，解放军的各种口径轻炮就向他们密集地打过去。暴风骤雨的射击刚刚结束，伪军得十分巧妙的解放军战士们立即像箭一样冲上去，用刺刀、冲锋枪和手榴弹，迅速地把他砍成许多小块。解放军的“冲锋”喊声响彻整个阵地的上空。美军就毫无战意地投降更加恐惧。许多伪军军官还来不及考虑如何应付已被活捉。敌人的尸体，乱七八糟地倒在阵地上，军用

物资也在路上到处乱扔。

解放军深知，这时候，伪军还有一些机动部队集中在升平和召召，于是就秘密地埋伏起来，等待着继续给予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

果然，不出解放军所料，被打垮了的美国强盗及其走狗又用直升飞机运来伪军第二师的两个营，分为多批在同阳着陆，以便收拾第十一别动营的残军和死尸。这两营敌人一到地面，还来不及站稳脚跟，立刻就被解放军的各种炮打倒一大批。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斗小组利用隐蔽的地形地貌，从东西两边狼烟地夹攻敌人，使敌人立即乱成一团，并陷于惊慌落魄的状态。

伪军指挥官遵照美国主子的命令，把伪军紧缩回同阳地区一个将近三公里长的地带。敌人紧紧地安置障碍物和布置哨岗。但是，正是在那里，他们为自己选择了葬身之地。

当天夜晚，尽管月色明亮，敌人的飞机和地面上的敌人却接连不断地打照明弹，以解放军和游击队的突然进攻。但是他们哪里想得到，天刚蒙蒙亮，万声惊雷般的他们的头上打响。解放军的各种枪炮从四面八方发出愤怒的吼声，使敌人只顾各自四散逃命。伪军得到很好的解放军军队的战士们，一刻也不放过时机，像风一样迅速地猛追猛攻，用冲锋枪、手榴弹和刺刀，一片片地把敌人消灭。美国“顾问”和这次“行军”的伪军指挥官都在被解放军的头一批炮火干丧了命，许多敌人一看见解放军的影子就投降。在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内，全部敌人就被歼灭了。

老挝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号召全军以战斗行动纪念建军十七周年

加强武装力量战胜美帝及其走狗

下寮地区军民去年作战获得重大胜利共歼敌近八百名

新华社开十二日电 据老挝人民解放军建军十七周年（一月二十日）和老挝爱国战线党成立一周年（一月六日）。

指示说，现在我们的革命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以战斗力量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的队伍在质量上不断提高。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 接见我人民银行代表团

新华社地拉那十一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托斯卡，十一日接见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方肇学率领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托斯卡、财政部长维利和和国家银行行长巴卡利。

新华社地拉那十一日电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十日接见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方肇学率领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财政部长维尔利、国家银行行长巴卡利等。

接见时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也在座。

中缅友好协举行招待会

庆祝缅甸独立十八周年、中缅友好和不侵犯条约签订六周年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国缅甸友好协会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缅甸联邦独立十八周年及中国缅甸友好和不侵犯条约签订六周年。

中缅友好协会会长张友渔在招待会上讲话。他祝贺缅甸联邦在奈温主席的领导下，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颠覆、在民族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张友渔说，缅甸政府一贯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六年前中缅两国签订的友好和不侵犯条约，体现了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生命力，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缅甸驻中国大使沙杜瓦·信瓦琅在讲话中赞扬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获得的巨大成就，赞扬缅甸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他表示，中缅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出席招待会的，有丁西林、韩念龙、戴传贤、赵辛初、周叔迦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亚拉巴马的怒火又燃起来了！

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黑人接连八天示威反对种族歧视

新华社十二日讯 纽约消息 示威游行，抗议种族歧视。

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二百名黑人学生十一日举行



提高，在数量上不断壮大，我们的军队和各爱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民族的敌人正在接连地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正处于惶恐不安、不断崩溃的局面；同时，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充当它的走狗的美国贼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也正在竭力加强力量，准备空前大规模和凶恶地向老越南大规模和解放区发动进攻。

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在指示中号召全国部队和各爱国武装力量，在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增产节约、加强训练和学习等方面，积极取得更多的成绩，力争成为先进的单位和出色的指挥员、战斗员。

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还在它发布的纪念口号中号召：

大力开展发展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竞赛；

在各方面大力加强武装力量和平民武装力量，坚决战胜美国侵略强盗和它的走狗；

美国一南越部队和飞机 不断侵犯柬埔寨领土领空

新华社金边十二日电 据柬埔寨新闻社十二日报道，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南越同德嘴的美国一南越部队用自动武器和迫击炮向柬埔寨领土进行射击。子弹和六发炮弹飞越干丹省柬埔寨哨所的上空。柬埔寨哨所的守军用车机枪向上述南越哨所进行了还击，迫使侵略者停止射击。

这家新闻社十二日发的另一条消息说，美国一南越飞机

日本共产党力量有很大发展

野坂主席说日共党员增至将近二十万

新华社十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在谈到日共力量的发展时说：日本共产党党员人数现在已超过二十万。

他还说：“《赤旗报》星期日报的增刊现在已经超过了九十万户，几乎达到了一百万户的目标。”

这个数字是野坂参三主席七日和八日在东京举行的党的县委员会委员会议上发表的。这次会议是为了研究日共去年进行的群众斗争、加强党的力量、执行九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等问题。

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会上作了有关去年的工作报告。他谈到关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党的工作。宫本显治号召与会者“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使一九六六年成为取得伟大进步的一年”。

的斗争，他们终于胜利地走出学校，涌向闹市区。一路大约有三百人不断加入游行队伍。

示威群众来到市政厅前，要求见市长，但遭到警察的无理阻拦。

这是伯明翰黑人接连第八天游行示威，抗议当局在选举方面实行种族歧视。在十日，有四百多名黑人在伯明翰的闹市区进行了游行。

八日，在亚拉巴马州杜克斯基市，三百多名黑人学生不断警察的干涉，在闹市区游行，抗议一名民权工作者在二日被杀害。

在这以前，杜克斯基黑人学生已经举行过三次抗议示威。

据报道，杜克斯基市长在六日扬言要派军队对黑人进行镇压，以控制这个城市的“爆炸性局势”。

据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众议院十日对一名新当选的众议员德赖德采取迫害措施，不许他取得席位。原因是德赖德支持对美国侵略越南的谴责。

风暴的预兆

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和杜克斯基两城市的黑人，连日不顾警察的阻挠，举行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从美国南部响起的一声春雷，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中美黑人运动将出现新的高涨。

自从去年八月美国洛杉矶的黑人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暴斗争之后，美国各地的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浪潮一直是此起彼伏。约翰逊政府虽然假装镇静，事实上它对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将爆发新的斗争风暴是忧心忡忡的。约翰逊曾公开承认绝大多数美国黑人的处境很糟，承认他们是“被剥夺了自由的”“另一个国家”，那末他当然不能指望美国广大黑人群众会不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美国的一份官方报告，认为八月抗暴斗争“将不过是将来有一天可能爆发的事件的序幕”，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特别使华盛顿统治集团担惊的是，美国黑人的反对种族歧视斗争，正日益同美国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运动汇合起来。据美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报道，越南问题和黑人问题使约翰逊陷入苦恼的境地，他不得不“拿出全部精力和智慧”来应付这两个“爆炸性问题”。但是，很显然，这两个问题，是约翰逊竭尽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应付不了的。

美国黑人斗争的新高涨一定要到来。已经觉醒的黑人群众将为他们的解放运动写出新的篇章。

装力量。但是，到了当天下午四点钟，解放军仍然能够出其不意地出现，对行进在安里—德安途中的一支美军进行突如其来地猛烈攻击。刹那间，解放军又歼灭了一百名美国鬼子，使敌人更加惊恐万分。

到了十二月十三日早晨，这些美国士兵等的战斗力已几乎完全丧失殆尽。正如舍众国际社所报道：“他们（美军）之中许多人在过去三天里不得不冒着寒风跋涉许多稻田。由于他们饥饿，今天，人们只好用直升飞机把他们运回去。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由于在水里泡得太过久而不能行动。”

从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升平和桂山两县的游击队继续追击和消灭敌人。十七日，协德据点的伪军由于惧怕被消灭而慌忙撤退。

“收获惨败月”

对于美国侵略者和伪军来说，他们的命运是可悲的。十八日中午十二时，被打垮了的伪军和协德逃走的伪军，刚刚逃到秀德—安里之间的路上，正当他们自以为已经可以喘息一缓的时候，他们却又落入解放军的伏击阵地上。在那里，解放军一举歼灭了五百名敌人，其中有三百个美国鬼子。美伪集团的所谓“收获月”和“十八连环行军”，至此就以惨败而宣告结束。

广南省军民在同阳战场上再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峴港附近，朱来美国巨大军事基地，并且敌人以重兵固守的平原地区展开的同阳战役，再一次证明，今天，迅速成长壮大的解放军完全能够在不管理任何地点打败美国侵略者和伪军，进行连续不断的打击取得转向的胜利。尽管美国强盗狡猾和倚仗他们的“钢铁优势”，但是，机警灵活、英勇顽强，懂得如何发挥己方的精神而胜利的解放军，一定能够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译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越南《人民报》）



新华社十二日讯 巴拿马城消息：巴拿马人民十日、十一日继续举行示威和集会，纪念两年前被美国占领军杀害的烈士，表示巴拿马人民为收回被美国霸占的运河区而斗争到底。

巴拿马城的居民在十一日再次涌上街头，高呼着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支援多明尼加、越南和刚果（一）人民等口号举行示威。他们在烈士墓前和圣安娜广场上又烧毁了美国国旗。

在圣安娜广场悬挂着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打死帝国主义”、“新（运河）条约是不通过的！”

在十日，巴拿马许多群众团体、教授和学生界的代表在巴拿马国立大学为死难烈士举行了纪念会。发言的发言人指出：“不到最后的一个美国兵滚出祖国的土地，不到运河区收回判定的决心不罢休。”发言的人对目前美国正在和巴拿马当局谈判的欺騙性的运河新条约表示唾弃。

和举行集会的同时，有几批巴拿马学生在巴拿马城下了几面美国国旗。

新华社十二日讯 圣多明各消息：多明尼加首都圣多明各的居民和学生十一日继续举行示威和示威，反对美国干涉，要求美国控制的“泛美部队”滚出多明尼加。

在圣多明各市中心，示威者高呼反美口号，用石块袭击在街上行驶的巡警车。有一辆美国吉普车在市中心遭到爱国居民射击。在市内其他地区，发生了多次枪战。示威群众还在街头倒上汽油，点燃石油桶和轮胎，设置路障。市中心的商业活动停顿，交通阻塞。

示威者同前来镇压他们的右翼军队发生了冲突。反动军队向群众开枪，杀害了一名学生，还有一名学人受伤。示威群众不顾警察的镇压，用石块进行还击，并且继续集队举行抗议示威。

据报道，多明尼加“争取独立工会工人统一阵线”等六十多个工会组织十日开始抗议罢工，正在扩展到多明尼加内地。

布隆迪驱逐美国大使出境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布隆迪消息：布隆迪政府十二日勒令美国驻布隆迪大使当纳德·杜蒙和他的两个高级助手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境，因为他们干涉布隆迪的内政。

当天早晨，布隆迪外交部把这一驱逐令交给了美国大使馆。

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克洛斯基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说，美国正就布隆迪的这一措施考虑采取“适当行动”。

谭副总理前往印驻华大使馆

吊唁印度总理夏斯特里逝世

新华社十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今天上午前往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印度总理拉·巴格卢·夏斯特里逝世。印度大使馆里陈放着夏斯特里总理的遗像，遗像前摆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花圈。

苏联印度签订扩大贸易新协定

新华社十二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和苏联七日起在新德里签订了一项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的长期贸易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印苏贸易额将一九七〇年增加到比一九七四年比，比一九六四年增加将近一倍。印度商业部长沙阿在签字仪式上感激不尽地说：“没有一个国家象苏联那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同印度的贸易额增加到这个程度。”据塔斯社从新德里发出的消息说，在十二年以来，苏联和印度的贸易额为一千九百万，在一九六四年达到了十五亿卢比，这个新的贸易协定又将使印苏贸易额在几年当中有成的增长。

《赫鲁晓夫言论》第十一集出版

新华社十二日讯 《赫鲁晓夫言论》第十一集，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各地发行。这一集的内容，包括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四月期间公开发表的报告、讲话、函电、答记者问等，共六十四篇。



第一〇五期

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学术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会纪要节载于后。

周予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目前报纸做的法，有些问题还值得研究。我觉得这次讨论究竟有多少问题，可以排队队，介绍一下，目前有些文章有许多重复的见解。建议今后讨论论点可以先排队队，把已发表的及时总结一下，再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一、戏剧和历史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这对学术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假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吗？

学生中有许多贪官比清官好的问题。现在在中学生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学教历史的教师在不知如何教法。中国封建社会便有三千年历史，阶级结构的变动也很大。因此，对封建社会的人物要具体分析。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历史，那就要把世界上优秀的一部分文化淹没了。现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倒不注意了，故人美国研究甚至在美国研究明史，日本也很注意中国史的研究，最近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要搞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取材料而资料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我看了。吴晗是热心的，他很诚实，文如其人，有错误就认，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有些有些性，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感感性大有问题。

周居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清官有没有，有的话与贪官是不是一丘之貉，这是比贪官更坏，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清官比贪官更坏，一般不易接受，但是一定要说明清官比贪官好，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讲得清，因此这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还来不及来讨论。第二，现在发表的文章不是这篇就是那篇，还不够针锋相对，不够，不过，第三，借此讨论之机可以使历史的讨论范围扩大一些。例如，封建时代的生关系可以研究一下，封建问题就是可以讨论的。就承认明代有，魏晋南北朝就可能有，不仅中国有，西欧也有“铁条”。中国的封建、门生、故吏、食客等都可研究，中世纪的封建财产关系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就世界问题世界各国共有其共同性，有世界性，这些问题都可继续讨论。此外，现在海瑞在打歼灭战，当然歼灭战很好，能解决矛盾，但是也不要只打歼灭战，游击战也可以打一些。在海瑞讨论的时候也可搞些其他的题目，不一定可以让大家看，冷门对某些读者来说不冷是冷门。海瑞的文章已经发表得很充分了。我觉得讨论海瑞不必有一定的格局。那篇主动提出问题，那篇被动发表，现在还需要不同意见对性性强些，我们看的人才过盛。

对于吴晗的文章，我没有好评，我对他的“自我批评”有批评，文中第二段是为自己辩护，至于清官评价问题，文中没有解决，只是说了清官、贪官一丘之貉，那么有什么好环境呢？第三段提出了不少问题是人家给他解决，吴晗当初曾坚持历史剧要符合历史事实，但写《海瑞罢官》的剧本又不强调了，是自相矛盾了。

蒋慧耀（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

吴晗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对姚文元反批评。吴晗好处是认为自己一分为二，实际上割裂了动机和效果、政治和学术、世界观和历史观。文章第二段是肯定，但成立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过去也曾谈海瑞，考虑过历史问题。看来，清官不光是指经济上的，而有清正（有正义）、清廉（不贪污）、清明（不糊涂）等派义，清官的对称包括贪官、贪官、糊涂官。

对这篇《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我们感到困难的，一是为海瑞怎样一分为二？有的说对反人物不能一分为二。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肯定海瑞为人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二分为二的提法？有的说海瑞是两手，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修吴淞江是胡萝卜，衙门公堂七，八人是木棒。有的说现象和本质为一分为二，海瑞现象上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

谭其骧（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海瑞罢官》犯了很大错误，经过五十多天的讨论，成绩很大，对学术界有好处，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使许多头脑糊涂的人受到教育，也包括了有人。现在在找赞成吴晗是好人，怕很少了。何况吴晗已经站出来检讨，不管他检讨得不够，深不深，有人再要翻案《海瑞罢官》呢，不可能，他的问题，可以放一下。

清官问题，很值得讨论。清官和贪官比较，是则割少点好，还是多点点好？清官比贪官好，还是重点一点？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讨论，即历史上除农民起义领袖外，在封建统治阶级范围内没有值得肯定的人物？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大家都肯定。此外和民族矛盾没有关系的封建人物，有没有值得肯定的？

再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个问题，如何评价海瑞又是一个问题；但现在有些人因为否定《海瑞罢官》，连海瑞这个人也有肯定否定了，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应该分一谈。

最后，对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看法。这篇文章看很匆忙，没有很好看清楚。我说《论海瑞》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我说不懂海瑞和右倾有什么关系。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大量篇幅是第二部分，它是扭扭捏捏、反覆上，没有对根本问题好好检查，检查自己是在什么立场立说话。难以退回来讲，吴文还存有很多逻辑问题。吴晗这篇自我批评文章轻重倒置，不该把第二段写得那么长，作为主体，而对根本问

题——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却避而不谈。

刘大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虽说也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很不深刻，只是以辩解代替检查，以现象掩盖本质，而又前倖后恭，很难真正归其说。作者并不仍旧宣扬了那旧观点，还有不少地方，是用辩解来进行反批评。

其次，对于文学作品，首先重要的是政治倾向问题。而作者在我批评中，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只谈现象，不接触到本质，因而把动机和效果对立起来，把政治和学术割裂开来。他在文章的头，就排了一张写作的时间表，无非是要读者相信，《海瑞罢官》与政治无关，没有什么目的。但奇怪的的是：他自己说他的《论海瑞》是有政治动机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作（其意为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服务的），何以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海瑞罢官》，反而目的“不清楚”，反而“糊涂”起来了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中说：写历史剧（也是指《海瑞罢官》），“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人服务，也就是为了继承前人的斗争经验教训，使之成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为古为今用。”但在自我批评中，又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古为今用”“厚薄古今”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得到，完全是为古而古，为戏而写戏”，这怎能和自相相他的《海瑞罢官》当然是有感而发，正如《人民日报》的方同志向文章所说，这反映了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吴晗同志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过来说，他的错误，“一句话，他忘记了阶级斗争”，不是这样的吗？不是，他不仅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且还还积极参加了阶级斗争，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已。至于他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问题是站错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问题也是站错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问题也是站错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问题也是站错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问题也是站错了的。

关于“清官”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姚文元所提出来的“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奸官’、‘贪官’、‘多’、‘少’、‘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奸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阶级界限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有人从这就对历史人物发表了完全否定的意见，我认为这是，我认为这只是是一种误解。首先承认“清官”，“贪官”在阶级本质上是一回事，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同一的，这是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可以区别、可以评价的地方。对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首要的问题，是划清阶级界限。能不能把一地主阶级的说成是清官，说成是农民阶级的说成是奸官。近来说来常常谈到岳飞，其实他的问题，也不简单。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河北一带的抗金义军，风起云涌。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抗金形势下，岳飞抗金义军取得胜利，并得到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援，自己积极参加了抗金斗争。他在这一方面受到了人民的称赞，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只归功于岳飞一人，那就完全错了。同时，他又存在着忠君的思想，因此，又是应当批评的。至于他在阶级斗争中，镇压起义军，吴晗在这里就完全成为农民阶级的敌人了。要把岳飞看成清官，处理不当，同样是要犯错误的。

关于“清官”问题，方同志写的文章谈得比较全面。我同意他这种看法。“清官”问题比较复杂，关心的也很多，希望在今后讨论中，多发表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李俊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

清官和贪官有区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有区别的。贪官实际上是糟粕，不在话下，而清官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也大，这种影响并不好，所以越在精华越要批判。清官比贪官好，也有道理，从革命史观点来看，贪官、恶霸好对付，所谓“清官”难对付。海瑞开明绅士一点，开明绅士一定条件下有革命性一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在初期肯定海瑞，在当时是封建反动派，不应肯定那么多。

吴晗说有些人反对对反派，反对海瑞，不论他怎样态度如何，可见这是这些人需要“海瑞”。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适应了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需要，起了他们不能起的作用。

吴晗说“有时候是清廉”，“有时候又糊涂”，是“合二而一”。他拿资料说话，但“宁屈古史”可能不可能？吴晗的讨论实际是用死人的“资料”来和活人争辩，为自己辩解，这同真正的自我批评相差太远了。

束世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自我批评文章的好处和发表姚文元文章时的第一个《编者按》有所不同，这次的完全针对吴晗，意思要把《海瑞罢官》这个剧本讨论透，别的问题慢慢来。

吴晗的自我批评我越看越不对头。他先是排了张时间表。为什么排，一面在学马恩列斯，一面在学教条主义，一面在教条主义而然地替资产阶级服务，他根本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的根本立场没有变，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根源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稳，不能把两者分开。不能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

杨 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吴晗同志把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隐瞒了创作的真实意图。他说自己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在他的《海瑞罢官》、《论海瑞》和《海瑞罢官》中，哪里真正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呢？吴晗又说写这个戏是“为古而古，为戏而写戏”，搞古史的人是“为古而古”的或者有之，但吴晗早就主张“古为今用”，写历史戏要看眼于为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写这个戏不能没有目的。

吴晗又把政治和学术的联系完全割裂开来，隐瞒了创作这政治立场。吴晗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只是学术上的立场错了，难道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会有两个绝然不同的立场吗？

吴晗为了坚持过去的错误，还进行了反批评。文章的第二部分完全是姚文元的反批评。吴晗大谈其当时所处社会的特殊化，认为那里“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农民对地主的矛盾”，也就是说，农民只是和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乡官有矛盾，不是和整个地主阶级有矛盾，这就严重歪曲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吴晗还说：“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如果“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岂不是接受告状的“两犬大夺产”成了处理和解决阶级斗争的“公正人”？把这样的告状看成阶级斗争，只能是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重歪曲。实际上，告乡官夺产的主要是一般中小地主，不能多数是农民的。就算告状是一种阶级斗争，在当时，无地的贫苦农民大多数，都被剥夺而去告状的农民只能是少数，少数人去告状，就可以代表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吗？当时当地广大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确确实实，主要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已经发展到群众直接打击地主的斗争。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为什么吴晗看不见呢？

吴晗仍然坚持原有的错误观点，声称对“清官”的看法基本未变，说“清官”叫作“青天”，“是人民作了鉴定”。众所周知，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就由于阶级利益的冲突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吴晗却反对“清官”能够使得这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都“一致”。吴晗又说海瑞的“退田”，既符合封建立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同时，对于被剥夺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王法真是既能维护地主利益，又能使农民有好处，那么，王法就是“全民的”，封建王朝就是“全民国家”了。总之，从这篇文章看来，吴晗的思想政治，基本上未有改变，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反批评，而且是在继续宣扬他的谬论。

陆建勋（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如何进行深入开展，有的同志提出必须抓住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分清是非，不要扭扭捏捏在枝节问题上。这一点很重要，要费大力气去争辩一些枝节问题，是意义不大的。为了避免发生这类情况，对于某些枝节问题而自己又无把握把握的，不必较下讨论。例如：说退田中没有农民，吴晗江没有修，既没有说服力，也容易引起纠纷。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有许多是自己为自己辩护。文章的第一段，目的是在证明他写《海瑞罢官》及《论海瑞》等文章，都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阶级斗争无关，是响应党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号召的。这种机械地按时间排队，是不能思想实际，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文章的第二段，占全文篇幅二分之一，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他就许多具体问题反驳了对他的批评意见，但有些是，如：说退田中没有农民，吴晗江没有修，既没有说服力，也容易引起纠纷。

张家驹（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吴晗的自我批评写得别别扭扭，许多地方自相矛盾。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他在为自己辩护。文章好象承认一些错误，但在具体事实上，却把这些错误都否定了。

这篇文章有四大要点：一、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政治动机辩护，如排了个时间表，有关海瑞文章都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写的，那时还没有翻案风，单干风，《论海瑞》是为配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动机很好，只是客观效果不好；又说自己政治立场很明确，学术立场是资产阶级好的，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截然分开。

二、否认《海瑞罢官》宣扬阶级调和论，剧本写了农民斗争，这也是阶级斗争，退田是陪衬，陪衬才是主题。

三、强调清官的作用，自己对于清官的看法是对的，这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都有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再一次重复了他以前的论点：清官所做的好事，和人民利益一致。也就是说，他对清官和好事的评价没有错。

四、认为《海瑞罢官》对海瑞也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报圣恩、尊孔孟都已受到批判，只是说没有领会。

吴晗就是从这方面进行反批评的，其中很多论点都是错误的。如说“刁民”都是农民，但在《万历野获编》中，“刁霸”主要是指“秀才”之流。

徐德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晗的政治立场基本没有变，这是我对我自我批评文章的看法。这里只说两点体会。第一，这场批判，对吴晗，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吴晗自己二十多年来政治立场是稳的，只是学术立场有问题，把政治和学术分离。但他是明史专家，在学术上是

《海瑞罢官》所引起的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辩论，现在还是刚刚开始。看了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更加感到这场辩论还需要继续开展。吴晗同志的检讨，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没有触及要害。洋洋万余言，只是迂回曲折地同时又是顽固地维护自己的错误观点。我准备在这里着重地谈吴晗同志的动机方面提一点意见。

吴晗同志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们想要知道的，也是需要吴晗同志认真检查的。可是吴晗同志是怎样答复这个问题的呢？

吴晗同志首先声明：“我研究海瑞，是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两年中的事。”然后他把自已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再次指出这些文章“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写作时间呢？显然是针对姚文元同志的批评而发的，企图用此表明他的《海瑞罢官》和一九六一年“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他在“自我批评”一文中，反复地就这个问题加以辩解。

吴晗同志的文章是《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可是在文章排队后，首先谈到的却是他的《论海瑞》那篇文章，强调指出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九五九年八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写的。他引用了这篇文章末尾的一段话以后说：“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借、歪曲海瑞的。”请看，按照吴晗同志的说法，他的文章不仅和“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而且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

吴晗同志提出了庐山会议，打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那么，我们也就只好接受他的挑战，分析一下一九五九年的形势，研究一下庐山会议的精神，再看吴晗同志在这个会议前后做了些什么。

大家记得，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的形势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错误。国内外敌人以有可乘之机，妄想进行复辟。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配合国外敌人的破坏，有的已经公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攻击，有的正在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这种形势下，吴晗同志却作了什么时间表，使人一目了然。在庐山会议前两个月（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吴晗同志发表了关于海瑞的两篇文章，即《海瑞皇帝》、《吴晗的这篇文》，没有一个字对海瑞的“骂”皇帝作一点具体的阶级分析，只是极力渲染“骂”得如何痛快和勇敢，说：“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真正骂过皇帝，而又写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他热情歌颂这种“骂”法是得到人民支持的。这究竟是在给谁唱，为谁喝彩呢？是在煽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吹一种什么样的风呢？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同志赞扬了一骂皇帝的京剧，写道：“人民骂皇帝不但可耻，在戏上骂骂，痛快一点，也是好的。”这些话，很可以为他以后出这“骂”搬上舞台，为他写《海瑞罢官》出这戏作铺垫。

庐山会议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揭穿了他们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庐山会议号召进一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坚持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大跃进、坚持人民公社的旗帜。

吴晗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后，发表了《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歌颂海瑞，号召向海瑞学习。文章末尾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警告海瑞的一段话，完全是外加的，不是吴晗同志的本意。因此，吴晗同志不能借此说明自己在政治上站稳了阶级立场。

吴晗同志的政治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中。大家知道，右倾机会主义者为党进攻失败以后，受到了应得的处分，有些人被撤了职，也就是“罢”了“官”。

独立思考的，一独立思考，旧时就自动地动起来了。我自己也有经验，有时就自以为有研究的，独立思考发挥得最多，因此错误也最大。独立思考很重要，但必须与无产阶级政治观为依据。政治与学术有密切关系，如果政治观不改造，不仅学术上会犯错误，也很难保证政治上不出问题。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最好是确定几条原则。这次学习，讨论中如果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可喜，由此得到一些改造。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陈向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

吴晗的文章的题目叫“自我批评”，但内容与对不起来。正如大家指出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吴晗补充几点意见。他在《海瑞罢官》的序里和《论海瑞》的文章里都讲明要古为今用的，可见写作是有目的的，他写得清楚。吴晗现在却说这是“为古而古”，这个弯子是转不过来的。

吴晗要我们学习海瑞敢于斗争的品质，但请问对立面是谁？谁是今天的清官？谁是奸商？谁是乡愿？读者有权要问。吴晗心中是有数的。吴晗自诩海瑞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方求同志说得对，这说法是和整风整党游荡的。其实他主要提倡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说辞，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说辞是人民公社办不了，办错了什么？

吴晗又说，剧本改定以后的主题思想是“除霸”，“退田退居封建时代”，但是在《海瑞罢官》中从头至尾都是一个退，退退了，有好日子过。杀徐瑛只是一个小情节。情节是代替不了主题的。剧中退田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即使就历史上的“退田”问题来说，海瑞要退的是连万石的田，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庐山会议以后不久，吴晗同志开始动笔写《海瑞罢官》了。写这出戏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吗？根本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被罢了官，吴晗同志就写海瑞如何被罢了官。这难道是个偶合吗？

吴晗同志在这出戏的《前言》中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再干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去不了，但他并不屈服，在逆境中，当时人民因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敬颂他，海瑞的历史地位是应当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的确，这出戏对一个“刚直不阿”而落得一个罢官下场的好官，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表示了无限的惋惜。繁星同志看了这出戏以后说，这种“好戏”看了以后叫人“动感情”，“动肝火”，“掉眼泪”，“挂帅领”，唉声叹气，“脑子里转个不停”。这正是吴晗同志想达到的效果。至于这个看了以后脑子里转些什么，吴晗说“不用细说”，反正文章里是心照不宣的。

吴晗同志千方百计地要避开这个实质问题，说什么“写这出戏的时候，对‘古为今用’的原则‘一点也没有想到过’。这能叫人相信吗？按照吴晗同志自己的说法，他写海瑞的文章是为了要了今向海瑞学习，甚至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怎么一到了写《海瑞罢官》，就“为古而古”，对“古为今用”就“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呢？吴晗同志在我批评中引起了毛主席关于动机和效果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的思想是：“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真理原则的标准。”但是，吴晗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这段话的精神，根据效果来检查动机，而仅仅就效果检查效果。

吴晗同志问的古为今吗？不。吴晗同志一直是强调研究历史和写历史剧要古为今用的，有的，他的一系列关于历史剧的文章为证，就在给繁星的一封信公开信《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中，他谈写《海瑞罢官》的体会时还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决不是僵死的复写，写这个人物，演这个人物，要看活了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作为古为今用。这是为生活服务的吗？可是吴晗同志今天偏偏回避这个问题，说什么《海瑞罢官》“完全是为古而古，为戏而写戏”，这恰恰是从反面证明吴晗同志写这出戏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要害就在这里。我们说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没有触及到要害，从政治上说，就是没有触及到写这出戏的动机这个要害，没有触及“罢官”这个要害。单就写《海瑞罢官》射影这一点来说，其严重性超过了《谢树彬》和《李慧娘》。这不是什么“为古而古”，而是“借古讽今”，不是什么“为戏而写戏”，而是为政治而写戏；不是什么“否定了阶级斗争”，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来无限污蔑阶级斗争。看来吴晗同志很想搞阶级斗争，但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甚至认为“在戏上骂骂，痛快一点也是好的”。《海瑞罢官》正是他这个思想的实现。吴晗同志在这出戏的序里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思想斗争发展的历史。”

“我写剧本，看起来也属于杂的一类。”海瑞不但可耻，而且敢骂。吴晗同志“学习”和“继承”了海瑞的“好的品德”，写了《海瑞罢官》，固然符合海瑞曲折一些，究竟还是“属于杂的一类”，只是在承认自己的真实动机时稍差一些罢了。

吴晗同志在我批评中，是想避开政治性问题，而把自己的全部错误归结为学术问题。的。当然学术问题要进一步展开讨论，因为吴晗同志在我批评中谈到海瑞以及清官、道德标准、历史人物评价等学术问题，但实际上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至少是基本正确的。我希望大家来就这些问题充分展开讨论。但是，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我并不是说吴晗同志写的全部关于海瑞的文章都是政治问题，只是《海瑞罢官》确实是既有学术问题，又有政治性问题。吴晗同志从歌颂海瑞为一直到现在同情海瑞“罢官”，这不是错误的。

我是从社会实效及其效果来分析这个问题的。至于吴晗同志内心是怎么想的，还要请他自己深入检查。

而大地的田主要在王法保护下耕种，占有的，投鞭的田多少是违反王法占有一部分。“退田”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先充其十亩，今偿其一，所偿无几。”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自富”。这个历史事实，吴晗是不不知道的。那末为什么要写这个宣传传呢？才有好日子过的？可见为写戏而写戏，为古而古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这戏的本质是宣扬阶级调和论，是在借古讽今，是要把封建道德、封建思想、人物、制度都要继承下来。

海瑞没有借古讽今，其实是借古讽今的。吴晗，他过去写过不少借古讽今的文章，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一些作用，现在写的这类文章，立场没有改变，不过对象和方向不同了。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吴晗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他的糊涂之辞，我看不出有什么不记。

吴晗在“自我批评”的文章里，不该写这出戏的灵目的和现实作用问题，只谈历史上的退田问题，历史上海瑞的评价问题，在这方面的退田问题，他说，我政治上的立场是站稳了的，我不过把海瑞评价过高而已。问题真是这样么？

吴晗说，对海瑞，过去看不清楚，现在才知道他是个改良主义。大家知道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海瑞。如果封建时代也有改良主义的话，那末海瑞是改良的。海瑞恰是极端顽固，最保守，封建道德性最强，保卫王法最坚决的一个忠臣。说他是改良主义，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

看了吴晗写的剧本，这次又看了他的“自我批评”文章，我觉得里头有些重要问题还有大可讨论之处。

